

說部叢書

初六第
十六集
編一

偵探小說

二
俑
案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出版

改訂增補

分訂二冊

清史講義

吳縣汪榮寶原著許進武著原國英增補

是書本分三大時期爲尾已具。本館復延許君增補同治初年迄於宣統退位。詳徵事實勒爲第四編所有記載無不採於最確之掌故。所有論斷無不參以最新之學說。且探究治亂之原直筆不阿尤爲本書之特色。

丙午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年十二月再版

(二) 俑案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許復古

譯述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 漢口 南昌 萍鄉 杭州 福州 廣州
潮州 雲南 香港 賽陽 南京 蘭谿
北京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天津 濟南
開封 太原 西安 成都 重慶 安慶 長沙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縮新字典

洋裝

紙布皮

面定價

一元八角
元二角
角

本書之特色

- (一)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字
- (二) 紹正舊字典註解之訛誤
- (三) 朝代疆域制度詳其沿革
- (四) 年代均以民國紀元爲主
- (五) 時令季節並載陰歷陽歷
- (六) 科學各字皆據最新學說
- (七) 繙譯各字附註外國原文
- (八) 度量衡幣並載中外比較
- (九) 所有實物皆附精確圖畫
- (十) 檢字均依筆畫註明頁數
- (十一) 附加特別符號解釋無比

編輯人

沈秉鈞
方毅

傅蓮森

陸爾奎

蔡文森

張元濟

高鳳謙

原本新字典 出版一年重印十餘次 其價值可知茲更

用特製鋅版縮印 卷帙僅及

原書之半而點畫明晰仍不

至過費目力定價尤廉以便

學生之用 刻製版已成民

國三年三月可以出書

本原新字典 華洋裝

分布面金字冊 分訂六冊

定價 二元四角

一元四角

一二俑案

第一章

達納耳者。一顧影少年也。旣美麗。家復康實。歲可得英金五百鎊。性沈敏。暇則鉛槧不去手。而獨專志於稗官。其立說也不欲憑虛構造。起止惟意。必取所見事。達其奇異。筆諸書。故一紙出。則穿戶限。爭購不翼。而遠飛不脛。而疾走其聲。價誠無足與倫比者。達納耳常日以午前事。事逾午則作睡郎遊。薄暮行樂。夕則十二鐘至昧爽。竭來墨市間。易服作窶人子狀。蔽人耳目。以洞幽密事。刺得端末。爲說部材。常蹀躞於尋脫來恩之閭徑。滑乞濱之穢巷。及人跡不往處。有時且至西恩隱察貴胄所居。凡欽明中之汚點。亦鉤擿無遺。蔽諸社會。無論若上若中。若下。其情事。皆鏡矚而櫛梳。驅三寸管。雲屬霞綴。旣翔實復恢奇。讀其書者。皆惟恐卷帙之盡。達納耳之名。由是發揚矣。

莫少坡。地經華作工者裝束。至圖利街時禮堂之鐘鳴十二下。衛市間行人漸稀。多滅

燈鎗戶者。達納耳口一菸捲隱路隅以銛銳之目光察往來人及收肆情狀。瞥見一人類紅毛種。軀修而肥。著油污布衣。髮鬚皆深赤色。有倉皇狀。往復過達納耳前者數次。復至一未收市之肆。注目窗內。耽視貨物。見警察兵至。悚然驚遽。達納耳覩其狀。疑之度。此人必欲有所爲。故神情不定。豈陰蓄不利於人之念果爾。當一偵其實。俄此人又經達納耳前。若毅然定意。瞥入右側衙。忽不見。達納耳愕。欲尾其後。甫沉吟。此人復出。又若猶豫。入人叢中。疾來去如織。再面警察兵立。若欲有所詢。復緘口去。繼見達納耳。即趨前。欲語不語。又轉其趾。達納耳益疑駭。亦佯至肆外觀物。以隱察其舉動。見此人又詣警察兵前。少立。欲言仍默。旋近達納耳左側。知其已覺。若反來伺察者。見其齒啟而闔者。再久之。謂達納耳曰。恕冒昧。不知馬得里衙在何所。達納耳曰。距此不遠。需導行否。曰。辱厚意。不敢煩導。但告所在。則已甚感。達納耳曰。此間道路雜。曲折匪言能盡。脫不見信。詢警察兵何如此。人足趨。若退。舉目視達納耳。曰。觀君乃有學之士。達納耳聆其語氣。卽曰。我謂君亦然。馬得里衙在左。請前舉。

武。此。人。見。達。納。耳。欲。行。曰。我。深。信。君。敢。勞。前。引。達。納。耳。領。以。首。入。小。街。此。人。隨。之。行。
步。迤。斜。掩。歛。狀。若。伺。物。之。狸。奴。巷。窄。而。深。煤。氣。燈。疏。少。光。復。闇。淡。朦。朧。中。僅。能。辨。物。
見。此。人。距。身。至。近。右。手。撫。膺。目。動。而。色。變。似。有。懷。挾。防。劫。奪。意。達。納。耳。思。此。人。語。狀。
爲。一。文。士。所。服。必。非。本。色。其。因。狹。邪。來。問。津。耶。此。街。至。僻。險。莫。測。其。所。爲。又。不。便。詰。
所。以。默。經。數。街。至。孔。道。道。左。停。四。輪。馬。車。三。第。一。車。側。有。狹。街。一。達。納。耳。指。告。曰。此。
馬。得。里。街。也。然。中。殊。未。謐。隻。身。行。此。險。甚。汝。如。不。棄。當。伴。君。行。此。人。不。待。畢。辭。亟。曰。
母。須。導。至。此。已。足。達。納。耳。詫。曰。君。不。欲。進。此。街。耶。曰。我。歸。矣。請。辭。卽。至。第。一。車。就。御。
者。交。數。語。見。其。出。錢。授。御。者。倏。進。車。訇。然。門。闔。見。御。者。去。馬。背。毯。理。其。轡。徐。徐。上。車。
向。司。脫。來。恩。驅。去。達。納。耳。陡。起。探。奇。想。立。上。第。二。車。啟。車。門。以。金。半。圓。授。御。者。手。曰。
速。逐。第。一。車。尾。之。母。失。御。者。見。多。金。有。疑。色。曰。君。欲。何。爲。達。納。耳。曰。警。察。事。亟。故。與。
汝。多。金。耳。御。者。喜。曰。可。趣。上。鞭。三。下。馬。卽。及。其。車。達。納。耳。知。其。竭。力。乃。倚。車。中。自。度。
脫。追。及。將。若。何。又。思。彼。旣。欲。我。導。至。其。處。何。忽。幡。然。去。然。則。與。馬。得。里。街。似。無。關。繫。

如此又何必叩其地。又何以舍警察兵不詢。詢於素未相識者。是何意耶。百思莫明其故。未幾。追及。啣尾行過培而街。又轉至司脫來恩。時車馬稀寂。過大道爲太法街。折至腦登勒街。經河浜。過矮倫特耳。復至司脫來恩。達納耳覺車旋如磨。心異之。繼至圖利街。度彼已知我尾之矣。是欲棄我去也。恐停車當復在馬得里街。繼而果然。彼車仍止前所。其時第三車已杳。

達納耳之御者下關車門曰。已至。我兩車竟若盤旋。不知亨利之客胡出此。達納耳遂下車。至彼車前。睨視。則車中人已杳。第一車之御者亨利曰。我車有何異。而勞耽視。達納耳曰。車中人何往。亨利曰。彼固無恙。無與君事。何問爲。達納耳御者曰。亨利勿爾。此君有警察事。亨利頓作撫謙狀。曰。未知君爲警察員。冒瀆罪甚。君殆欲稽察此人蹤跡耶。達納耳曰。稽察恐不能已。彼於何時下車。亨利曰。彼未乘我車。胡云下。達納耳曰。噫。是語殊不可解。亨利曰。我明告君。彼紅鬚髮者。就我車言。君尾伺乃與我。五先令假道。我車卽入此街。並囑我以空車環繞他途。再停此處。待其至。仍御而

歸當時我去馬背。毯時彼由左上車。卽由右下直趨馬得里街。我車發。正見君車尾後。今我如言。唉此彼尙未至何也。語次復左右望似甚翹首而盼者。達納耳聞之大詫。彼紅鬚髮者。旣欲入馬得里街。正不識若何用意。又避人知。遂謂亨利曰。我與汝在此堅候。何如。亨利怫然上車。曰。君自待之可。時逾一句鐘矣。我甯以空輿返。不能終夕俟。卽驅車去。達納耳詢其御者曰。汝亦欲歸乎。曰。然。宵深我婦正盼我返。亨利旣云人在此街。我當隨君往觀。爾時同車至鮑街亦得。隨取車燈入街。達納耳後。御者執燈左右。始能辨路。街不甚修。途通林根地。至末。御者猛蹴一物。覺龐然。而巨。大駭。狂呼。不敢再進。達納耳取車燈俯照。則一人仆於地。卽所見紅鬚髮者。胸受創。深死矣。

第二章

星期一之晨。達納耳早餐時。計昨夕事。已令御者罷克白諸警察署。署中令達納耳備作佐證。達納耳不獨願爲證。並渴欲得此案究竟。胡此人入街。卽遭殺。下手者何。

故殺彼於馬得里街中。本旁觀無與耳。必欲投身干涉者。謂此事不獨有益閱歷。並所以備雜箸中儲蓄之資。正計畫時。侍者持刺入署曰。土理不知爲何許人。始延之入。見一人身肥短。兩頰殷潤。髮疏疏作赤色。頂童然。禿齒若編貝。齧然啟顏。乍見覺和靄。迎人及諦。審則目雜青白。機械形於面。知爲明敏精細者。入室不俟主人言。卽移坐近達納耳。曰。余以馬得里街事願求教。達納耳曰。得非來自蘇葛蘭場乎。曰。余職偵事。自新蘇葛來場至此案實。余承辦。達納耳曰。土理君得承顧甚幸。知不棄鄙人。願竊有所請者。曰。願聞。曰。能允余助偵此案否。曰。君胡不憚煩屑。達納耳曰。余謂濬智快奇。莫過於小說。爲謀衆益。著偵探案。且不一帙矣。皆本實事。潤色成編。馬得里衙案。最可駭異。余欲得本末。輯爲一書。藉以試余目力。抒余理想。不揣涓壤。竊願分勞。不復慮冒昧也。土理領首曰。君能臂助。足匡不逮。惟一事須與君約言。曰。何事。土理曰。君有爲。必商諸我。否則不行。達納耳曰。謹如命。土理喜曰。是可以爲我左右手矣。遂握手表同志。於是相與議入手辦法。達納耳曰。是否當以調得殺人者爲主。

腦。土理領首曰。然要亦不必殺人者。我能知之。達納耳一躍離坐。亟曰。殺人者誰耶。土理曰。是一櫻髮女。曰果不妄耶。君何由知。就獲否。土理曰。幸逃律法已死矣。達納耳駭呼曰。死耶。曰亦爲人殺。達納耳曰。是又一殺案矣。土理曰。彼男子遭殺。當在十二鐘與一鐘之間。彼女子遭殺。計一二句鐘時耳。詰朝約三鐘。當解屍驗察。達納耳曰。不知女屍寃自何所。土理曰。在巴得拉尼特河畔。達納耳曰。由是度之。殺人者殆棄屍於河耶。土理曰。我亦如是想。恐彼移屍時。或爲人驚。遂棄屍遁。達納耳問曰。敢問女屍何人覓得。土理曰。晨六鐘時。有一無業者。盥手於河見之。當時我正檢男屍胸際。聞得一女屍急往觀視。達納耳曰。此案中君有注意處否。曰。有。探胸前衣袋出黑色女飾花邊。一擲於桌上。達納耳掇察之。土理曰。此花邊在男子右手中。當彼殺此男子時。男子必以手拒。而花邊適爲所攬。花邊乃女飾。我故謂殺人者必女子也。達納耳領首曰。誠然。特不知彼二人有何關係。土理俯首久之。既而曰。此事頗難揣測。見殺於女。奇矣。殺人者復爲人殺。則更奇。男若女創皆在胸部。死所則一。於馬得

里衛一於河畔相距至近是女之死必殺此男子所致無疑達納耳曰我亦作是想君曾驗此女屍否土理曰曾察得此女外衣之花邊在胸前者擣去約半碼許與男子右手所執者同指桌上花邊曰非半碼耶此可爲殺此男子之顯證達納耳曰君言良是惟殺此女者爲何人亦案中要著土理曰此事余正力偵女屍被服絕無記識衣囊中無函件手冊不署字度此女生前必贍豐逸樂者以衣製皆精美至何人殺此女此時若捕風影未知入手處也達納耳曰盍仍以此男子爲楔土理曰脫彼貌服非僞飾者則尙易探究達納耳曰果僞飾耶曰彼赤鬚髮皆非真相實則年可六十許面肥項禿髮數莖已作雪色鬚滅去有數齒皆補以金達納耳曰得無爲文士耶曰然細察其手足裏服並文士狀達納耳曰衣有記識否曰有彼易表不易裏非習爲僞飾者凡蓄惡念而易服必表裏若一此人亦不自知爲人所殺故僅變外衣達納耳曰衣有名姓否土理曰彼於褲襪皆記有J G兩字母達納耳曰此必其名上之第一字母土理曰然察其衫若裨製皆上材度必爲富人達納耳曰君能卽

此字母求得其真名否。土理曰。衫上曾署售肆名。遞推究之。尚非難事。惟女屍名則無由得悉。達納耳曰。此二殺案所係必密切。當先究此女所以殺此男子之故。則此女之所以見殺即可推勘得之。擬從此二字母爲入手處。土理曰。我姑欲試之。脫無濟。再更他法。達納耳詰曰。君試晰言之。土理目視達納耳曰。無他。藍陶偶耳。

第三章

達納耳聞而異之。曰。何謂藍陶偶。土理曰。兩藍色陶偶人耳。語竟。即出諸衣袋中。二偶人皆藍色。修各六寸。許衣摺。宛然胸各著一日光線。四射。乃陶器之至精者。形式亦極古。達納耳默忖。此陶偶胡涉殺案。卽曰。余媿寡見。知此偶爲埃及陶人所製。君得自何所。土理曰。一於女屍衣囊中。一於男屍之側。我意此陶偶乃兩案中至要關鍵也。達納耳諦視陶偶良久。曰。未知若曹以此偶代何者。表識。脫知之。可得端倪。土理曰。君不知耶。曰。不知。余識一稽古者。其能許余持問乎。土理曰。二偶相同。君持其一。以叩君友。余恐此偶乃古神像耳。雖然。余欲有諭於君。達納耳曰。固所願。土理曰。

請君將圖利街遇此男子本末示余。達納耳具以告。土理屏息以聽。日瀾瀾注達納耳面。語竟。土理復細詰數事。以達納耳所答語筆諸記事簿中。皆以隱記。卽失此簿。爲他人得。亦不能解。土理又曰。君云聆彼之語似爲學人然乎。達納耳曰。然。彼語至婉雅。土理曰。彼問道於君。在何時耶。達納耳曰。已逾十二句鐘。曰行至馬得里街。需若干時。達納耳曰。約十分鐘。彼離我約在十二句二十分鐘左右。曰君車尾其後。需若干時。達納耳曰。約四十分鐘左右。復至街。則時已一句鐘。彼御者云。一鐘已過。由是知之。

土理曰。然則此男子之死。當在十二鐘半至一句鐘之間。達納耳曰。我思亦復如是。與罷克見彼屍時。一句鐘過尙未幾。屍體猶溫。土理曰。此男子見君時。得毋有跼蹐狀乎。達納耳曰。行時。彼相距不遠。常以右手撫膺。土理曰。彼胸前藏短銃。一爲最後檢得者。但未見有貴重物耳。達納耳曰。是何貴物。曰。或文件。或珍寶。或金錢。三者必有其一。達納耳曰。君何由度其攜此貴物。土理曰。脫無此。則藏銃。胡爲者。達納耳曰。

防險耳。卽彼防余亦誤爲宵小。土理曰。未必彼爲此襪襪狀何虞圖彼者。深夜行舍警察外。無人理會。短銃度亦姑備之耳。達納耳曰。何以知之。土理曰。彼非敢冒險者。脫事露。則彼眞姓名必藉藉人口矣。度彼必身攜貴物。以短銃防不虞。余由此推繹。少得端緒。達納耳曰。端緒奈何。土理指陶偶曰。余意自此偶起。達納耳曰。我不解君言。土理曰。必此男子身藏貴物。至馬得里街界。此女此女卽與以陶偶一藉作收據。彼男子以右手承偶。欲藏諸衣囊。女卽出刃。彼倉猝拒以右手。適援女外衣之花邊。女揕其胸。遂立仆。故陶偶落身畔也。達納耳曰。此想當然耳。土理曰。凡職債者必先有理想。以爲母。然後循此線索用得要領。君當知我。非漫爲理想者。

達納耳曰。所言誠當然。此女子衣囊中陶偶胡自來耶。土理曰。我度此女殺人後。必於巴得拉尼特晤一人。卽以貴物付彼。彼亦與一陶偶作收據。女藏諸衣囊。正欲行時。則胸已飲刃死。其人欲投屍於河。或爲人見。遂棄而逸去。達納耳曰。君何由知此殺人者。亦以一陶偶與女。在女殺彼男子時。已懷一偶。安知無一二耶。土理曰。我意不

爾。乃此女以陶偶易彼男子貴物。復以貴物授諸人。易此陶偶。達納耳曰。彼旣得此女貴物。何又殺之。土理曰。此事得眉目。則殺人者無可逃。達納耳曰。鄙意謂事非易究。土理曰。君若此已萌惰志。何能襄偵事耶。達納耳曰。我欲觀君掣領處。土理曰。首在字母。當至蓬街。一探究之。脫知其人。則其平日所爲及所以致死者。皆可得端緒。此外則馬車亦案中線索也。達納耳曰。將謂亨利罷克二車耶。曰。非是我注意者。乃第三車。卽君回至馬得里衛時。不見者。達納耳曰。安見此車與案有涉。土理曰。達納耳君言著述。則君爲名家。易而事僨。事恐當見。讓胡不思。此女旣殺男子。必圖遠脫。見第三車。在必乘。以行女屍。不在巴德拉尼特河畔乎。其爲車行。至彼似無疑義。達納耳曰。如君言。此女獨不慮爲御者所識。殺案發。警察必先就御者詰其蹤。土理曰。恐此女當時未能慮及。度彼行時。亦未必易服倉猝中。卽危險有所不顧。當首覓此。第三車之御者。達納耳曰。君於何覓之。曰。當探之。亨利罷克語竟。起謂達納耳曰。請分途從事。余覓御者。君可亟詣蓬街哈殼肆內。究 J G 二字母爲何人。達納耳曰。甚。

善再晤當預定時地。土理卽出名刺一。鉛筆書數字。置諸案曰。余辦事所至僻寂。無驚擾者。司脫來恩克來文街署門牌八十號者。是君以午後四點鐘來。並便道訪君友。攷陶偶本末。達納耳曰。余友居近博物院。自當過訪。尙有一事。君或未知。土理曰。我不敢謂無未知者。但此不經事。達納耳不待辭畢。卽曰。巴得拉尼特河畔殺此女者。男若女。君恐未悉。土理曰。必爲男。達納耳曰。胡言之決。土理曰。君當思此。女冒大險。殺人非因。一男子必不敢爲。

第四章

凡理想不如實行。語曰。一年之歷練。卽理想家八倍。其時日猶不能及信哉。達納耳雖孳孳著述。乎而遇事好推勘。不避槃錯。樂以所見聞爲動。墨具此案。若素絲無緒。欲措手大難。所得緣以入想者二。陶偶二字母。一御者耳。在土理似已躊躇。滿志。由是而獲犯定讞。卽刑皆勢如破竹矣。達納耳至此亦不得不殫心力爲爭競。自忖曰。譬諸俳優演劇。正余登場時也。乃懷陶偶。出門。登車。循博物院訪其友。友曰。巴得龍。

爲亞思福書院同學。長身而瘠。髮作灰白色。支鏡於鼻。聞達納耳至喜。而出迓達納耳。少巴得龍五年。軒軒有氣概。巴得龍甫三十已現衰狀。蓋劬於學。瘁心所致。達納耳旋出陶偶曰。請君觀此埃及陶偶。以故實告我。語竟自就坐。巴得龍注視久之。曰。君誤矣。此非埃及物。達納耳曰。我知埃及國俗。人死漬以鹽。暴使爲腊。此偶卽狀其死者。像巴得龍曰。非也。昔秘魯人亦尙保尸法。此偶定爲秘魯國物。達納耳甚訝。曰。胡由知之。曰。不見此偶。胸前著日乎。秘魯人崇事太陽。故此偶以日置胸次。蓋出諸英戒。英當戒屬西班牙。前其民稱王矣。墓中厥名曰俑。達納耳曰。俑何所取。巴得龍曰。當時秘魯頗似亞洲國。以野蠻法使生人殉葬於貴者墓中。配司加書中載其事。一英戒。死凡宦官宮妾殉者多至千人。有時代以俑語次指陶偶曰。此俑卽代人者。故每一英戒死作俑必如其僕妾數發一墓。則俑累疊且數百。說稿有可證。達納耳納俑入懷。曰。君言博贍。惜未能助余毫末。巴得龍曰。余未解君言。此俑得自何所。達納耳曰。自一被殺之女衣中得之。巴得龍驚曰。奇哉。女何事遭殺。又何以懷此秘魯之俑。